

驚天械劫案

香港重案實錄 [2]



博益

重案組黃SIR

第四版

驚天機劫案

重案組黃SIR

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司

博益

書名：驚天械劫案
作者：重案組黃SIR
編輯：博益編輯委員會
責任編輯：林淑媛
美術設計：何端保
出版/發行：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司
香港禮頓道一號
836-6088
出版日期：一九九〇年五月(初版)
一九九三年五月(第四版)
定價：每本港幣三十二元
出版書號：7 X 32009
ISBN 962-17-0763-3

版權所有·請勿翻印

© Publications (Holdings) Limited. 1990

序

重案組黃SIR

一九八九年暴力罪行共一萬七千七百二十一宗，較八八年一萬五千七百二十四宗上升百分十二點七。八九年舉報的搶劫案有六千四百五十二宗，與八八年五千七百零五宗相比，上升百分十三點一。

金舖劫案由八八年三十九宗，增至八九年五十六宗。其中四十九宗得手，被劫財物達七千零十萬元，較八八年三十四宗得手劫案，多出百分之六十四；而財物損失方面，更較八八年的三千四百萬元，超出多過一倍。八九年有十六宗鐘表行劫案，較八八年多兩宗。

在上述劫案中，使用真槍的有十四宗（曾在現場發射），使用類似手槍物體的有五十四宗（沒有在現場發射），另四宗使用其他硬物（如錘和刀）。

銀行劫案方面，亦由八八年四十宗（二十一宗得

手)，上升至八九年的五十八宗（三十一宗得手）。

在這五十八宗銀行劫案中，有三宗使用真槍，另有二十五宗使用類似手槍物體。

根據警方資料顯示，由一九七三年至一九八四年，警務人員在當值時被劫去警槍的案件有八十四宗，其中六十二枝已尋回，另二十二枝下落不明，相信已流入歹徒手中。

劫奪警槍犯罪，是雙重刑事罪行，而且在劫槍時要冒一次險，行劫時又要冒又一次險，在歹徒而言，並不「化算」。

所以，踏入八十年代，歹徒開始利用偷渡客運槍來港。由最初之蝴蝶牌起步槍，漸至殺傷力甚大的密林手槍、手榴彈，甚至避彈衣。論殺傷力，歹徒的軍火較警方的強力得多。

在八十年代中期，隨着中國大陸開放，個體戶首先

富起來，跟着的是有自留地的農民。在工農兵三類中，兵可說是最窮的一類。

不過，隨着他們不斷將軍火暗售明賣，他們亦逐漸富起來。

由於軍火得來容易，令到本地匪幫已不再有強搶警槍主意，索性購買大陸運港的黑市手槍，這些手槍不但殺傷力大，而且價格廉宜。

最初由大陸流入香港的手槍，以舊式美製及蘇製手槍為主，但在八十年代末期，由大陸製造的「紅星」手槍，卻更爲本港匪幫樂用，因爲這種手槍是可循「正當」途徑購得的。

「紅星」手槍由一家名爲「中國××設備進出口公司」製造及代理，登記地址是北京王府井大街內一個胡同，但胡同內實際沒有這間公司存在。

有跡象顯示，本港匪幫使用大陸槍械有增加趨勢，警方亦預測在九十年代，本港械劫案將會激增。

目錄

寶生銀行巨劫案	1
景福珠寶行劫殺案	79
忠信表行械劫案	103
附錄(一)大圈仔	165
附錄(二)重案組織組織及部門簡介	169

寶生銀行巨劫案

深圳。

深圳灣大酒店內一個豪華套房，三名男子在水晶燈照射下的一張圓桌旁圍坐着。

圓桌上放有一疊紙張，三人正對着那一疊紙張指指點點。

「寶生銀行就在這裏，那部解款車到時會停泊在德輔道中七十一號門外，我們就在護衛員攤錢箱下車時落手。由阿鵬制服持槍護衛，老吳與阿何去對付其他護衛，阿棟負責攤錢箱，我則負責掩護，阿美就負責駕車接應我們。」一名全身晒得古銅色，身材健碩男子，向其餘兩人解說他的計畫。

說話的男子叫梁老大，雖然叫老大，但他的年紀並不大，今年不過三

十二歲。

既然被稱得爲老大，自然有其老大風範，只見他一面解說，一面用目光向兩人的臉上掃去，留意他們的反應。

梁老大發現他的舅仔阿鵬，在聽到要由他負責制服持槍護衛時，目光猛地一收，顯然並不滿意這個安排，但又敢怒不敢言。

梁老大不待阿鵬出聲反對，緊接着說：「制服持槍護衛，看似十分危險，其實這只不過是一種錯覺；下手槍錢那一個才危險，因爲當時每個護衛員都留心着那個錢箱，根本就沒有人擔心持槍護衛的安全。」

「我們有槍，只要從後用槍向持槍護衛的額頭太陽穴一指，他斷不會與你搏命，你搶了他的槍，還有人敢接近你嗎？要不是因你是我的舅仔，我也不會這樣安排。」

聽了梁老大的說話，阿鵬轉憂爲喜，原先體內一根根硬崩崩的神經也放鬆下來，往椅背一靠，舒舒服服地坐着。

「好！說得好！梁老大不愧是梁老大，連這些事也分析得這麼清楚，難怪你到香港短短十年，就成了千萬富翁。」室內的第三名男子不開腔則已，一開腔未言先笑，從相學而言，是陰險小人。

「龍大哥，不要笑我了，要不是有你關照，我可能還在地盤內擔泥，那有今日。」梁老大連忙賠上笑臉說。

龍大哥全名陳一龍，現年四十三歲，是一名「沙頭仔」。

「沙頭仔」是指聚居在沙頭角的原居民，由於該處是中英邊境，所以他們有「雙重居留權」，既可領取香港居民永久身份證，在大陸的沙頭角亦有戶籍，可以自由往來中港兩地。

部份「沙頭仔」就利用他們的特殊身分，進行水貨買賣或走私，部分在港犯了案後，會逃到沙頭角避風頭，待風聲過後，才再度返港。

陳一龍除了是「沙頭仔」外，他更是一名高幹子弟。在深圳，他可以享有不少特權，例如在深圳灣大酒店這間豪華套房，就是用公費支付的。

此外，他亦在深圳「外匯及黃金管制」部門任職，所有進出深圳的外幣及黃金，他都了如指掌。這次的行動，由他提供準確消息，梁老大動手，得手後他佔一成。

梁老大覺得與其瞎摸瞎做，不如就靠陳一龍這條線，況且，在走私及水貨活動上，梁老大亦受制於陳一龍；加上他只佔一成，亦十分合理，於是才有今次的商議。

「好，梁老大果然念舊，我真的沒有交錯你這個朋友！」龍大哥又是未言先笑。

「在一月三十一日，亦即年廿九，上午十一時，有三箱共值一千五百萬元的港幣及外幣運到中環寶生銀行。」陳一龍說出他的線報。「那部解款車編號B X七八X七，早上從深圳將那批錢箱搬上車，再運往香港。」

三人又商議了一些細節後，就到深圳市一間歌舞廳預祝計畫成功。

香港。

銅鑼灣浣紗街浣紗花園二十三樓一單位。單位的女主人阿美正倚着梁老大，聽他向其餘四人說出打劫中環寶生銀行計畫。

「阿美，在上午十一時，你駕車到干諾道中近砵典乍街處接應我們，你將車泊在路邊，假裝拋錨，切勿熄引擎及鎖上車門，我們得手之後，就會用這部車逃走，知道嗎？」梁老大具體地說出他的計畫。

阿美是他的情婦，原是一名歡場女子，由於崇拜梁老大的「英雄形象」，加上有金錢可供她揮霍，於是就成了梁老大的情婦。

對於打劫，她並不認為是一種嚴重罪行，而是一種刺激，一種官能上的刺激。

梁老大向各人解說他們所負責的工作後，在房內取出一個旅行袋，袋內有各式各樣的手槍及子彈。

「你們自己揀兩枝適合自己用的手槍，裝滿子彈，以防萬一。」梁老大

對各人說。

「老大，我不拿槍可不可以？」阿棟對梁老大說：「我們是去打劫，又不是與人槍戰，你們有八枝槍已經足夠，我不帶槍可以吧！」

梁老大並沒有作聲，但目光已流露出不滿神色，善解人意的阿美，不想場面弄僵，於是先發出一陣銀鈴般的笑聲，對梁老大說：「老大，阿棟一向都怕揸槍，我想他小時候是玩洋娃娃大的，既然他怕，就由得他吧！」

梁老大想了一會說：「好吧，反正你是去搶錢箱，是否有槍也沒有關係。」

「這樣就好了，讓我煮些東西給你們消夜吧！」阿美像個女主人般殷勤地招呼她的客人。

一九八四年一月三十一日，農曆年廿九，早上九時，六人由阿美駕車

到達灣仔合和城酒樓。

五人都據案大嚼，惟獨阿棟卻心事重重，食不甘味。梁老大看在眼里，心想這個人成事不足敗事有餘，但如今打劫計畫已如箭在弦，要換人也不可能，只有詐作不知。

阿美亦察覺阿棟的舉止有些失常，於是說：「阿棟，我留下了些東西在車內，你陪我到停車場去攤好嗎？」

兩人於是離座前往停車場。到達停車場後，阿美對阿棟說：「阿棟，究竟發生了甚麼事，是不是你媽媽又病了。」

「是的，昨日才接到弟弟的長途電話，他說我媽又入了醫院，着我帶錢回去，我已買了今日下午的直通車票；可是，老大昨晚才叫我做這一單……」阿棟說出自己悶悶不樂的原因。

阿棟在香港取消「抵壘政策」的前一天由大陸偷渡來港，在親戚介紹下，先在地盤工作，再轉做裝修工人，而梁老大是一名裝修及承建商，兩

人因而認識。

由於阿棟的母親患有肝炎，要大量金錢進行治療，梁老大曾借了不少錢給阿棟，阿棟無力清還，梁老大就着他加入自己的走私集團，分得贓款後還債。

阿棟可以說是在無可選擇的情況下，「迫上梁山」。

過往，他陪同梁老大一起押貨走私，若說打劫，今次還是破題兒第一宗。

聽了阿棟的陳述，阿美展示她迷人的笑容說：「阿棟，這個你不用擔心，我們得手後，有足夠時間給你搭上那班直通車，而且，今次得手後，我們就有一千五百萬，你分得的一份，已足夠你及家人舒舒服服過日子了。」

阿棟想想也是，當兩人折返酒樓時，他的臉上已帶有笑容。

梁老大用嘉許的眼光看着阿美，心想：這個女人真的不簡單，那麼快